

一場屬於自己的葬禮

大家好，我叫青樺，我想為自己辦一場葬禮，最近滑到了一篇為自己辦葬禮的文章，我想也許一生中能給自己辦場葬禮也是一件厲害的事呢。

首先我得先有一張照片，我走進了名為回憶的攝影棚，攝影師是一位活潑的女孩，很熱情的招待我，問我想拍什麼樣的照片，「我想要一張能艷壓全場的遺照！」女孩貌似第一次聽到這奇怪的要求，蹙眉看着我「你還好嗎？」我只是笑著點點頭說「不覺得為自己辦場自己風格的葬禮很酷嗎？」許是聯想到不好的事，女孩眼裡有化不開的擔憂，好像不知不覺中把奇怪的重量交給了陌生人，真難為情，伴隨著喀擦聲，也許是我的要求過於奇怪，女孩拍的格外認真，不一會，幾張洋溢著笑容的女人貌似活過來了，雖然脂粉略微厚重，但依靠女孩的拍照技術依舊自然，興許是拍的讓我十分愉快，我多給了女孩一些錢「多餘的就當我對你拍照技術的肯定吧！」興許是女孩對陌生人的善良我走之前女孩對我說「一定會過去的！」我笑笑就離開了店面。

接著去找找好評多的殯葬店吧~，叮鈴，隨著門的晃動清亮的聲音響起「您好小姐，需要什麼物品嗎？」「我想選一個骨灰盒」我想了很久就不污染土地了，骨灰還能裝進小小的罐子裡「好的」不一會店員小姐拿了幾款素面的小罐子給我看，真神奇那麼大個人可以裝進小小的罐子裡「有更多花色嗎？」店員愣了愣，興許是很少人還會挑花色「請問有大概的想法嗎？」我拿出了一個酷洛米的圖片說到「像這樣的」，大概是這個想法太不現實，店員擰了擰眉，我主動說到，「抱歉看來有點強人所難了」店員眉眼有點憂愁「請問這是要給小朋友用的嗎？」我稍稍愣了愣也許是我選的圖片太小孩子了吧!不過誰還沒有一點童心呢?「不，這是我想為我自己親自挑的」店員看來有點震驚，呆呆地看著我，呀，看來我把重量又分給了其他人呢...，真糟糕，「阿...好我會試著幫您找找看的，大概需要兩天!」店員的神情好像接到了甚麼鄭重的大任務似的「謝謝，麻煩你維護我小小的願望了」。

昏黃的夕陽慢慢的沉入天際線，花香伴著風吹到我的鼻尖，嗯，希望綻放的花朵能照亮葬禮上枯萎的生氣，隨著風鈴響動，我進入了一間美麗的花店，花店的主人是位看起來很年輕的先生「您好，請問需要什麼樣的花呢？」我想了想說到「向日葵 28 朵」，先生溫和地說道「好的，請問需要包裝嗎？」我想了想「不用這比較像我」買完花我走出了花店，捧著花，夾著照片，慢悠悠地散步到一個熱鬧的公園，我坐在公園的長椅上，看著嘰嘰喳喳的小孩，聚精會神下棋的大爺，精神奕奕的年輕人，今天依舊很平常呢，也許我也會在平常的一天長眠。

後來，長椅上只留下了一張薄薄的紙。

—————

小小的更改

一場屬於自己的葬禮

大家好，我叫青樺，我想為自己辦一場葬禮，最近滑到了一篇為自己辦葬禮的文章，我想也許一生中能給自己辦場葬禮也是一件厲害的事呢。

首先我得先有一張照片，我走進了名為回憶的攝影棚，攝影師是一位活潑的女孩，很熱情的招待我。

問我想拍什麼樣的照片，「我想要一張能艷壓全場的遺照！」女孩貌似第一次聽到這奇怪的要求，蹙眉看着我「你還好嗎？」也許是我的臉色太過蒼白，女孩疑惑而又擔心的問，我只是笑著點點頭說「不覺得為自己辦場自己風

格的葬禮很酷嗎？」

許是聯想到不好的事，女孩眼裡有化不開的擔憂，我忽然意識到，好像不知不覺中把奇怪的重量交給了陌生人，真難為情。

伴隨著喀擦聲，也許是我的要求過於奇怪，女孩拍的格外認真，不一會，幾張洋溢著笑容的女人貌似活過來了，雖然脂粉略微厚重，但依靠女孩的拍照技術依舊自然。

興許是拍的讓我十分愉快，我多給了女孩一些錢「多餘的就當我對你拍照技術的肯定吧！」興許是對陌生人的善良，我走之前，女孩對我說「一定會過去的！」我笑笑就離開了店面。

接著去找找好評多的殯葬店吧，叮鈴，隨著門的晃動清亮的聲音響起「您好小姐，需要什麼物品嗎？」「我想選一個骨灰盒」我想了很久就不污染土地了，骨灰還能裝進小小的罐子裡。

「好的」不一會店員小姐拿了幾款素面的小罐子給我看，真神奇那麼大個人可以裝進小小的罐子裡「有更多花色嗎？」店員愣了愣，興許是很少人還會挑花色「請問有大概的想法嗎？」我拿出了一個酷洛米的圖片說到「像這樣的」，大概是這個想法太不現實，店員擰了擰眉，我主動說到，「抱歉看來有點強人所難了」店員眉眼有點憂愁「請問這是要給小朋友用的嗎？」我稍稍愣了愣也許是我選的圖片太小孩子了吧!不過誰還沒有一點童心呢?

「不，這是我想為我自己親自挑的」店員看來有點震驚，呆呆地看著我，呀，看來我把重量又分給了其他人呢...，真糟糕，「阿...好我會試著幫您找找看的，大概需要兩天!」店員的神情好像接到了甚麼鄭重的大任務似的「謝謝，麻煩你維護我小小的願望了」。

昏黃的夕陽慢慢的沉入天際線，花香伴著風吹到我的鼻尖，嗯，希望綻放的花朵能照亮葬禮上枯萎的生氣，隨著風鈴響動，我進入了一間美麗的花店，花店的主人是位看起來很年輕的先生「您好，請問需要什麼樣的花呢?」我想了想說到「向日葵 28 朵」，先生溫和地說道[好的，請問需要包裝嗎?]我想了想「不用這比較像我」買完花我走出了花店。

捧著花，夾著照片，慢悠悠地散步到一個熱鬧的公園，我坐在公園的長椅上，看著嘰嘰喳喳的小孩，聚精會神下棋的大爺，精神奕奕的年輕人，今天依舊很平常呢，也許我也會在平常的一天長眠。

後來，天色漸晚，長椅上只留下皺巴巴的紙，青樺的身影也再也沒有出現過。